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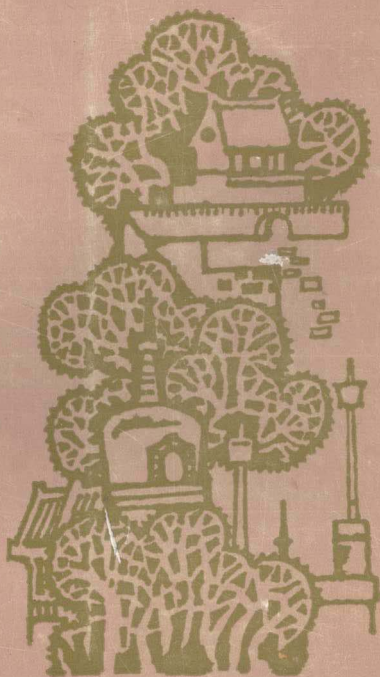
·中国新诗库·

ZHONG GUO XIN SHI KU

第三辑

周良沛 编选

周
作
人
卷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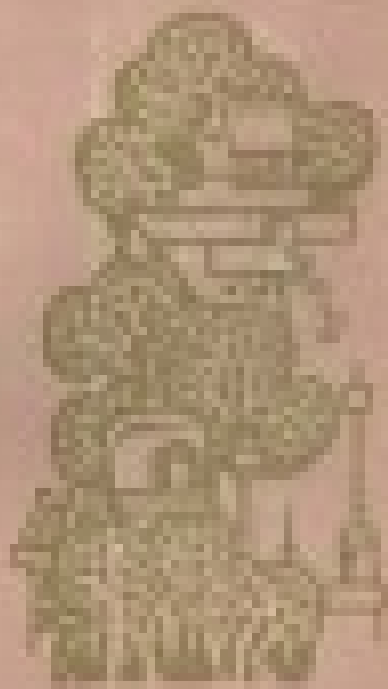
·中国新诗库·

ZHONG GUO XIN SHI KU

第三辑

周作人 编选

周
作
人
卷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中 国 新 诗 库

第 三 辑

周 作 人 卷

周良沛 编选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《中国新诗库》 第三辑

周作人 卷

周良沛 编选

*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)

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930毫米 32开本 2.875印张 3 插页 13000行

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

ISBN 7—5354—0499—5

I·421 定价：1.45元

卷首

周良沛

周作人(1885—1967、5、7)，浙江绍兴人。祖父周福清(号介孚)清朝进士，任过翰林院编修、县令，内阁中书等职。父亲周伯宜是个具有维新思想的秀才。九岁时，祖父因科场事件牵连，被捕下狱，家道中落。在这封建家庭没落的废墟上，却崛起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巨人——鲁迅(周树人)。生物学家周建人系其三弟，周作人系其二弟。周作人原名櫟寿，后改名奎授，字星杓、起孟、启明(又作岂明)，号知堂。笔名有仲密、药堂、独应、山叔、不知、苦雨、难明、周遐寿等三十六个。幼读私塾，古典文学基础很深。1903年离家赴南京，进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，始用周作人名。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。1906年7月到达日本。与鲁迅一道编译《域外小说集》。完成日语初等预备教育后，入东京政法大学、立教大学文科学习。留学期间，与日本姑娘羽太信子结婚。辛亥革命后，1911年夏回国，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和绍兴教育会会长、

浙江省第五中学英文教员。1917年春由鲁迅介绍，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，并先后任教燕京大学、女师大、中法大学、孔德学院。

“五四”时期，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。他参加发起提倡“为人生”的“文学研究会”，曾任“新潮社”主任编辑，主持北京大学“歌谣研究会”，是《新青年》主要撰稿人之一。他起草《文学研究会宣言》，撰写了《人的文学》、《平民文学》、《思想革命》等重要理论文章。积极提倡“记载世间普通男女悲欢成败”的“平民文学”^①，反对违反人性的“古代礼法”、传统“习惯制度”，以及歌颂“才子佳人”，宣传“迷信”、“黑幕”、“色情狂”、“奴隶”哲学的“非人的文学”^②。

作为《语丝》的同仁，周作人在上面发表了不少“社会批评”与“文明批评”的散文，批判封建旧道德旧文化，反对北洋军阀反动统治，支持进步学生运动，也参加了反对甲寅派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。但他在暴政面前慑服了。1925年12月7日《语丝》56期他的《失题》一文，主张对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段祺瑞拱手，说“以前的事情我们不必再提罢”。“打‘落

①② 均见周作人的文论专集《艺术与生活》中的《平民文学》、《人的文学》。《人的文学》最先见于《新青年》。

水狗’（吾乡方言，即‘打死老虎’之意）也是不大好的事。……”发挥了他在《答伏园论〈语丝的文体〉》一文中提出所谓“费厄泼赖”（Fair Play）精神。12月14日《语丝》林语堂的《插论语丝的文体——稳健、骂人、及费厄泼赖》赞同周作人的意见。鲁迅的著名杂文《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》，就是对此针对性的批驳。周作人提倡“以表现个人情思为主的文学”^①，提出“复兴千年前的旧文明”^②。看大革命失败，对人民革命斗争，满怀忧惧，倒退到根本否定“五四”新文学的彻底革命性质，把它看作明末“公安派”文学运动的再现。他提倡闲适的小品散文。随着思想的演变，他追求闲适和性灵，以自我为中心，笔墨沉湎于“草木虫鱼”，和时代格格不入。连他自己也说，“所苦者我只会喝几口酒，而又不能麻醉”，“此乃凡人之悲哀”^③。风格也“一变而为枯涩苍老，炉火纯青，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”^④。是鲁迅《小品文的危机》所说的给人“抚慰和麻痹”的“小摆设”。鲁迅警告道：“麻醉性的作品，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

① 《文学的讨论》，1922年1月30日《晨报副刊》。

② 《雨天的书·生活之艺术》，上海北新书局1925年12月版。

③ 周作人：《麻醉礼赞》，《知堂文集》，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版。

④ 郁达夫：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散文二集·导言》，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。

尽的。”①周作人五十整寿的感怀诗很能表达他这时的思想之消极：“前世出家今在家，不将袍子换袈裟。街头终日听谈鬼，窗下通年学画蛇。老去无端玩骨董，闲来随分种胡麻。旁人若问其中意，且到寒斋吃苦茶。”有署名埜容的在《申报·自由谈》(1935. 4. 14)以诗答道：“不赶热闹孤似鹤，自甘凉血冷如蛇。选将笑话供人笑，怕惹麻烦爱肉麻。”最后一问“误尽苍生欲谁责？”而以“清谈娓娓一杯茶”收束。这位开始提倡文学“为人生”者，此时只知苟且贪生于乱世，成了他家绍兴封建家庭破落的废墟上再现的幽灵。无怪人们称他为“穿上近代衣裳的士大夫”。1923年7月19日，周作人曾亲自交给鲁迅一封绝交信。过去都说成是政治原因，根据周建人的回忆，说是“起源于家庭的纠纷”，是他对那日本老婆“那样好奴役”②。

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，北京大学南迁，虽然各界人士多次劝说敦促，周作人仍留在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北平，不久出任南京伪国民政府委员、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督督办、东亚文化协会会长、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等伪职。

① 鲁迅：《小品文的危机》，《南腔北调集》，《鲁迅全集》卷四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。

② 周建人：《鲁迅与周作人》，《新文学史料》1983年4期。

日本投降后，以叛国罪于1945年12月入狱，囚于南京老虎桥监狱，判处有期徒刑十年。1949年1月保释出狱，经上海回北京定居。潜心译著。除《鲁迅的故家》、《鲁迅小说里的人物》和《鲁迅的青少年时代》，译有《日本狂言选》、《浮世澡堂》，以及与罗念生合译的希腊悲剧等译著出版。

周作人一生著述颇丰，共有集子三十余种，主要是散文作品。有《自己的园地》（上海北新书局，1923）、《雨天的书》（北新书局，1925）、《泽泻集》（北新书局，1927）、《看云集》（开明书店，1932）、《知堂文集》（上海天马书店，1933）等等等等。

作为诗人，首先是1922年出版的《文学研究会丛书》并有副题“文学研究会新诗集”的《雪朝》，收有包括他和朱自清、俞平伯、徐玉诺、郭绍虞、叶绍钧、刘延陵、郑振铎八位的新诗作品。其中就包括周作人的诗二十七首，他主要的新诗都已选入在内。他唯一的新诗集《过去的生命》（北平北新书局，1930），其中加上两篇《西山小品》，也总共是三十六篇作品。

当然，诗的高度，不是简单以作品的数量标示出来的；然而，周作人也不是留有千古绝唱的诗人；他虽然晚于胡适、沈尹默、刘半农1918年在四卷一期《新青年》首次刊出白话诗的一年，才写出他的新诗作品，又毕竟是属于同时期的，也就是现在

常说的“早期白话诗”的诗人，是为开拓新诗有其贡献者。

他不是理论家。但他与“文学研究会”同仁所提倡“为人生”的文学，又不可能是一个没有理论的口号。所以，他说：“我以为艺术当然是人生的，因为他本是我们感情生活的表现，叫他怎能与人生分离？‘为人生’——于人生有实利，当然也是艺术本有的一种作用，但并非唯一的职务。总之艺术是独立的，却又原来是人性的，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，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，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。”①他虽然不同意艺术家有他明确的创作目的，但他认为艺术家的主体与本体在真正的艺术里是无法分开的。“真的艺术家本了他的本性与外缘的总合，诚实的表现他的情思，自然成为有价值的文艺，便是他的效用。”②二十年代流行写“小诗”，其中既有冰心译介泰戈尔 (Rabindranath Tagore 1861—1941)《迷途之鸟》(Stray Birds)，以及她本人写的《繁星》似的小诗有关，同时，周作人不仅译介了日本的俳句，而且从中国古代的歌谣到古希腊的“诗铭”(Epigramima)来阐述“小诗”源流与艺术，也对当时小诗的流行是有不小的影响的。他是

① 《自己的园地》，北京晨报社1923年版。

② 《诗的效用》，见本书。

第一个支持、帮助“诗怪”李金发出版他的诗集的。那些干涩、紊乱的诗行，是几十年来人们不断非议，又确实是不能不研究的一些诗歌现象的怪诗。然而，周作人对他支持李金发的象征主义，另立新说：

……我只认抒情是诗的本分，而写法则觉得所谓“兴”最有意思，用新名词来讲或可以说是象征。让我说一句陈腐话，象征是诗的最新写法，但也是最旧，在中国也“古已有之”。我们上观《国风》，下察民谣，便可知道中国的诗多用兴体，较赋与比要更普通而成就亦更好。譬如《桃之夭夭》一诗，既未必是将桃子去比新娘子，也不是指定桃花开时或是种桃子的家里有女儿出嫁，实在只因桃花的浓艳的气分与婚姻有点共同的地方，所以用起兴。但起兴云者并不是陪衬，乃是也在发表正意，不过用别一种说法罢了。①

虽然李金发在理论上，也是尊重传统，写出来的诗却不中不西，然而，周作人此说，终究是可以为研究古典诗词，为对“象征”不单是作为西方诗艺的引

① 《〈扬鞭集〉序》，见本书。

进，而是不论中西，诗就是诗，以“象征”作为诗所共有的艺术的研究拓出一条新路。

汪静之的《蕙的风》一出来，立即被一些伪道学攻击其“败坏道德教化”时，周作人支持汪静之，还为“情诗”在诗中的地位作理论阐述，大造舆论。说——

我们对于情诗，当先看其性质如何，再论其艺术如何。情诗可以艳冶，但不可涉于轻薄；可以亲密，但不可流于狎褻；质言之，可以一切，只要不及于乱。这所谓乱，与从来的意思有点不同，因为这是指过分，——过了情的分限，即是性的游戏的态度，不以对手当做对等的人，自己之半的态度：简单的举一个例，私情不能算乱，而蓄妾是乱；私情的俗歌是情诗，而咏“金莲”的词曲是淫诗。在艺术上，同是情诗也可以分出优劣，在别一方面淫诗中也未尝没有以技工胜者，这是应该承认的，虽然我不想把他邀到艺术之宫里去。……①

周作人七十年前的这番话，时至今日，倒象对当代

① 《情诗》，见本书。

“情诗”之现状有感而发，由此，也可以想到他在新诗开创时期，作为一位开拓者的作用。

当然，作为早期白话诗的代表人物之一，周作人并非由于他的理论，而是因为他的新诗创作。

1919年，还在胡适说的“所谓‘新诗’——还脱不了许多人的怀疑”时^①，周作人在当时新诗起步的阵地《新青年》六卷二期发表了当时谓之长诗的《小河》，三期又接着发了《两个扫雪的人》，都引起当时在这场“文学革命”中说话颇有分量之胡适的高度评介。他说《小河》“是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，但是那样细密的观察，那样曲折的理想，决不是那旧式的诗体词调所能达得出的”^②。

《小河》在它“要保住他的生命，总须流动”，而它被农夫筑起堰拦着“下来不得，不得前进，又不能退回”，“只在堰前乱转”那样“曲折的理想”，确实不是用“旧式的诗体词调”的表达方式“所能达得出”的一种新诗的兴味。《小河》不是寓言，用的也不是传统的所谓“兴”的写法。它每句每行都写得很明白，但又不是作者讨厌的“晶莹透澈得太厉害了，没有一点儿朦胧”。不是波特莱尔(Charles Baudelaire 1821—1867)式的“契合”(Correspondances)，而是整体

①② 胡适：《谈新诗》，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建设理论集》，上海良友1935年出版。

隐喻式的象征。这《小河》，正似“五四”大潮中的小河，为生命，“只是想流动”。正象那一代青年，为堰，为各种似堰的阻力拦得进退不得。它的乱转，淘去了堰下的土，“土堰坍了”，农夫又在“土堰外筑起一道石堰”。水再转，“坚固的石堰，还是一毫不摇动”。这是困惑的忧戚，是无奈的怨尤。而堰外的稻和桑在对话，是既渴水又怕水淹。这既可看作对事物不偏激适度的辩证法，恐怕也是面对时代的大潮之心态。有儒家的“中庸”之道，《乐记》中“和乐”的美学思想。《小河》作为当时的新诗，不能说它不“新”，而且可以说，它表现了周作人本人一生的最高思想境界。然而，其中也有它的“旧”处，如作者所说，“我知道自己是很旧的人，有好些中国的（应读作旧的——编者）艺术及思想上的传统占据着我的心”^①。胡适说的“理想”之“曲折”，在此自然也有弯道；说它“是新诗中第一首杰作”，恐怕也包括他对这些方面的赞赏。

这首《小河》，在过去许多新文学史上都是列为“五四”后的新诗名作。历史地看它在特定的时空下赢得诗名之“名”，自然是可肯定的。然而，这“名”，并不是它能具有不衰的艺术魅力，能获得不同的人，不同的时代认可的保证。近年，海外有的新文

^① 《〈扬鞭集〉序》，见本书。

学史就称《小河》为“徒有虚名的《小河》”。以新的认识，动摇对它传统性的评价。

一条小河，稳稳的向前流动。
经过的地方，两面全是乌黑的土，
生满了红的花，碧绿的叶，黄的果实。

一个农夫背了锄来，在小河中间筑起
一道堰。下流干了，上流的水被堰拦着，
下来不得，不得前进，又不能退回，水
只在堰前乱转。……

《小河》一开头就这样往下写下去，这样不具什么诗意、诗形的分行（有的还不分行）文字，是否叫诗，都可以怀疑。但是，胡适当年在提倡白话诗时就说：“文学革命的运动，不论古今中外，大概都是从‘文的形式’一方面下手”。“这一次中国文学的革命运动，也是先要求语言文字和文体的解放”^①。虽然他也说“形式和内容有密切关系”，但首先要求的是形式上的解放。尤其是创作和理论都走到同个极端的时候，这样的作品自然也是说明理论的实证，也就可

① 胡适：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，《胡适文存》，上海亚东图书馆1940年版。

以说它是体现这一理论的“杰作”。它的形式，它的“解放”和“革命”跟诗就得是诗的诗之矛盾，人们昨天和今天看它不同的审美兴味的矛盾，也正现出新诗在那个时候的某些特点和问题，从这个意义讲，《小河》就不仅是周作人个人的，也是早期白话诗有一定意义的代表性的作品。

周作人，自然首先是位散文家，胡适说他“用平淡的谈话，包藏着深刻的意味；有时很象笨拙，其实却是滑稽。这一类作品的成功，就可彻底打破那‘美文不能用白话’的迷信了”^①。郁达夫说他“博识”，又不“卖智与炫学”，是“谦虚和真诚的二重内美，终于使他的理智放了光，博识致了用”^②。又说他在“玄想玄想那天上的星辰，装聋做哑，喝一口苦茶以润喉舌，倒也是于世无损，于己有益的玩意儿”。几十年来，对他散文的风格，评论都是一致地用“平和冲淡”四个字。

“五四”后，写诗又写散文而两者蜚然的作家，并非周作人一个，然而在谈周作人的诗时，却无法不谈他的散文，这是因为他看自己的散文与诗是无

① 胡适：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，《胡适文存》，上海亚东图书馆1940年版。

② 郁达夫：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散文二集·导言》，《郁达夫文集》卷六，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。

差别的。在《过去的生命》序言中道：“这里所收集的三十多篇东西，是我所写的诗的一切。我称他为诗，因为觉得这些的写法与我的普通的散文有点不同。”同时又说：“我相信能够表现出当时的情意，亦即过去的生命，与我所写的普通散文没有什么不同。”好象作者是有意抹去诗与散文至少是在自身笔下的界线，于是，公认为他那有代表性的散文《西山小品》，却收在他“所写的诗的一切”中，同样，《过去的生命》出版三年后，他又从他“诗的一切”中取出《小孩》、《慈姑的盆》、《秋风》、《过去的一切》纳入《知堂文集》之“文”中。

公开提倡“诗的散文美”者，始见于艾青1939年写的《诗的散文美》。然而，象周作人这样的，却还不见有第二个作家。

是的，他说自己的诗与散文“没有什么不同”处，是指其“情意”而言。

阴沉沉的天气，
香粉一般的白雪，下的漫天遍地。
天安门外，白茫茫的马路上，
全没有车马踪迹，
只有两个人在那里扫雪。……

周作人写出的第一首新诗，也是他的新诗的代表作